九五：要懲罰她

子薇就拿起了旁邊的一隻玩具熊，把小熊的嘴湊到麥奇的嘴邊去，讓他們結結實實地親吻了一下。

「哎呀——」那毛茸茸的一刺使麥奇驚叫起來，他知道被子薇愚弄了。睜開眼睛一看，和自己親吻的竟是一隻玩具熊，剎時不禁啼笑皆非，子薇則在一旁笑得前仰後合。

「好啊！你這沒羞的丫頭，我非懲罰你一下不可了！」說着，麥奇跑過去抓子薇，她在桌椅之間逃避着，但最後還是被麥奇抓住了。

「好了，我投降，你要怎樣罰我呢？」子薇笑着說。

「唔——你去倒兩杯水來。」沉吟了片刻，麥奇說。

「就這麼簡單？」子薇有所懷疑。

「是的，口渴了，我們應該喝點水。」麥奇說。

子薇去倒水出來了，但當她走到門邊時，麥奇却突然叫她站着別動，然後，他走上前去，雙手撐在牆壁上，圍着子薇，接着，在她的臉上吻了起來。子薇想不到他會來這一招，她無路可逃，手中的兩杯水又不能放下，損損不堪！

「唔！唔——」她把頭擰到一邊，逃避着。「還說我狡猾，你才狡猾呢！」

「嗯嗯，要抓住狡猾的狐狸，當然要比狐狸更狡猾嘛！」麥奇有點得意忘形。

「什麼？你把我當成是狡猾的狐狸？」子薇沉下臉來。

「哦，對不起，譬喻不當，不要生氣！」麥奇連忙道歌。

「還不把我手裡的兩杯水拿開，我手臂快酸斷了！」子薇說。

「好，好！」麥奇接過兩杯水，把它們放在桌子上。然後，他的雙手從腰間環抱着子薇，輕吻她那烏亮的頭髮。子薇仰起頭在麥奇的臉上吻了一下，馬上嬌羞地伏在他的胸前。

二七七：卡斯特羅

方剛曰：「好似我咁有個高而鼻頭垂肉之鼻，咁我身上第三隻脚就十分夠照。」

師姐容天咁風情，曰：「你好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此乃學術研究，不可謂之衰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好呀，又聽下你車大炮。」

方剛正色曰：「此乃十分嚴肅之問題，喂，海倫，你頭髮豐盛閃亮，顯示你身體上另一些毛，亦一個樣。」

師姐容咩曰：「你唔好亂噏無爲。」

方剛曰：「聽我講落去，決不是亂噏無爲喫，我估計你有不少格勒底毛。」

師姐容輕輕撻了方剛一掌，曰：「你又點知！」

方剛曰：「我睇你頭髮，睇你一雙靚眉就知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關我眼眉乜事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有關，噏，你雙眉夠修長，不必畫眉，有一些女人勒底毛亦會一樣。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眞者耶？阿燕雙眉咁密，豈不是佢好多毛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多毛呀，我係靠估，事實上我未睇過佢格勒底，佢亦脫光毛。」

師姐容吃吃笑，曰：「眞不眞呀，我諗你不止睇過佢格勒底。」

方剛笑曰：「咁又係，因爲我知佢多毛，好似卡斯特羅咁。」

師姐容哈哈笑，又撻佢一掌，曰：「你衰！有機會我講給阿燕知，你爆佢陰積。」

方剛忙曰：「海倫，此乃嚴肅之相學探討，決不是衰。」

現世江湖實錄之八　**修羅門**　田長歌

周病球對太太邵楚萍道：「今年休假九天，初九然後返工。在這九天假期，有沒有打算『衣錦榮歸』？」

邵楚萍伏在丈夫懷中道：「不敢了，還是在香港看看烟花罷。」

轉眼一年了，一年來的事，仍然歷歷在目。

那是大除夕之晨，天仍未亮，周病球和邵楚萍夫婦，帶着了六歲女兒周玉芳，挑着行李，自所居的安寶區出發，經到紅磡火車站去。

排除上火車，由天黑排到天亮，到了深圳，又等車上廣州。

「行李太多了，否則，可到深圳玩一玩。」周病球說。

「你和玉芳到深圳市玩罷，我留在車站看行李。」邵楚萍說。

丈夫携女兒遊深圳市去了。邵楚萍心想：衣錦還鄉，物品豈能少帶？辛苦了些也值得的。

想當年，三男五女，乘着了木船來港，僥倖在新界登陸，更僥倖能入了市區，分別投靠親友，也迅速找到了廉價出賣勞力的工作，廉價出賣勞力的協議，是僱主承認僱請這一個人，表示這個人可以解決生活。

港府在「抵壘政策」下，他們八個人，分別取得了居留權。

八個人分散而工作了，其中三對男女結了婚，她嫁的是香港人。

城之市光　自食其果（一）

十七：闖蕩江湖

高立吃了兩拳，酒興早失，搖手道：「莫哭莫哭，要賠多少銀子，快快實說！」

掌櫃道：「這些椅桌，雖是舊的，但尚可以使用它三五年，老朽本想再做三五年便告老回鄉，但如今……唉！」

高立不耐煩地道：「少囉嗦，快開個價來！」

掌櫃結結巴巴地道：「將就一點，十五兩銀子吧！」

「不貴！」

高立伸手入懷掏錢，誰知那隻手却掏不出來，張臉漲得通紅。

余顯兩微微一笑，走前要代他付，不料耶律玉比他更快，隨手拋了一錠黃金在桌子上，道：「這個夠了吧？」那塊黃金少說也值四五十兩銀子，掌櫃連聲太多。耶律玉道：「多的賞給你，以後店內要多備一些好酒！」

方菱輕哼一聲：「這些黃金也不知是不是搶咱們漢人的！」

耶律玉怒道：「你說什麼？這是姑奶奶家裡帶來的！憑姑奶奶的身份，要幾錠黃金有何難？何須搶！」

「問題是契丹人大量掠奪咱們宋國朝野的金銀，你們皇帝老子再賞賜給你父親，還不是一樣！」

耶律玉當地將刀抽了出來，道：「姓方的小丫頭，姑奶奶剛才若非瞧在小余的份上，早就不與你客氣了，你不可得寸進尺！」

方菱冷哂道：「得寸進尺又如何？你抽刀我便怕了你不成？當下也將刀抽了出來。

余顯兩急道：「强敵剛去，你們又吵什麼？快走吧！」他恐發展下去，難以收拾，便率先離店。

方菱低聲道：「你阿子去了何處！」話雖如此，却也跟着走出酒店。（四九五）

六四〇：想起麒麟雕像

亨利「唔」了一聲，又離去了，室內頓言有一陣陰風掃過，在他來說，眞是飄忽無定時的。

羅拔自然感到那陣陰風擦身而過，便對朱廸說，「他已走了，朱廸，我眞想搬家，免得他常來騷擾我們，老實說，他眞煩！」

「七七四十九天後，他就不會再來騷擾我們的吧，再者，搬家又有甚麼用？因爲他若要來時，也阻止不了的，即使我們到了東京，他不也一樣可以來嗎？他的鬼本領眞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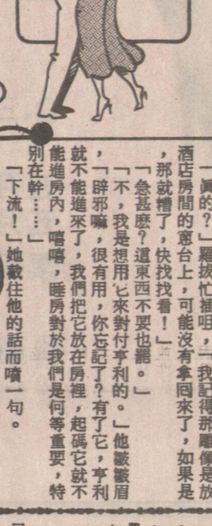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好像沒有拿回來，」朱廸隨口說着，「東西太多了，臨行的時候我已棄了一部分在酒店的垃圾桶裡，走得又匆忙。……」

「眞的？」羅拔忙插咀。……「我記得那雕像是放酒店房間的窗台上，可能沒有拿回來了，如果是，那就糟了，快找找看！」

「急甚麼？這東西不要也罷。」

「不，我是想用它來對付亨利的。」他皺皺眉，「辟嘛，很有用，你忘記了？有了它，亨利就不能進來了，我們把它放在房裡，起碼它就不能進房內，嘻嘻，睡房對於我們是何等重要，特別在幹……」

「下流！」她戴住他的話而噴一句。



陰陽之間　暑華

天涯俠客無刀　秋風・原著　姚木翊・文

一：去海邊打劫情侶

這一晚，大眼鷄帶着文仔，在所住的公共屋邨僻靜地帶逡巡，找尋下手的對象。在出發時，大眼鷄自己帶了一把彈簧刀，又把另一把彈簧刀遞給文仔，並告訴他說：「如果對方反抗，或不肯交出財物，不妨捅他一刀！」

夜色很濃，淡月疏星，能見度很低。可是，在蜜運中的男女，都是全神傾注在兩人世界中，對周圍的事物是不大在意的。現在有一雙男女，在山崖下，海岸邊的岩上，靠得很近，坐得很密，喁喁細語，對大眼鷄與文仔的走近，一點也沒有發覺。

「不要動！」大眼鷄低喝一聲：「我們是來發財的，不是來要命的，精的，就把財物交出來，否則，不要怪老子不客氣！」說時，一按那把彈簧刀，刀刃就在那對情侶面前三吋的近距離跳了出來，閃閃生輝。

「啊！」那女的登時一聲驚叫。

「不准叫！你想死嗎！」大眼鷄又低喝一聲。

在彈簧刀的威動下，那一雙年輕情侶，臉孔發白，眼睛露出驚恐之色。

文仔在大眼鷄的指揮下，開始搜那女子的衣袋、褲袋。事主身上的現欵不多，只有五張十元鈔票及一些硬幣。大眼鷄鄙夷地說：「帶這麼少錢也學人拍拖！」

這青年正因身上缺錢，所以沒到市區玩。

天堂夢斷　文-司明　畫-家格

我要送你八萬元

八點正，李薇聽到門鈴自己去迎了大肥佬進來，到房中後，瑪麗亞很快斟了一杯可樂來遞與坐在床沿的客人即走。大肥佬對李薇道：

「我們到文華酒店吃飯。」

「西餐？」她問。

「是的，我訂了座。」

「幾點到那邊？」

「八點五十分左右。」

「你應該約在八點半會面。」

「我愛在這裡盤桓。不歡迎？」

李薇忙稱歡迎，八點四十分，他們下樓，候到的士登車很快抵目的地。在進餐時，他希望今夜成其好事。她說自己在候與他打友誼波呢！他道：

「我自認形穢，決不存遺奢望。我可以多送些禮。」

「三天後我給你答覆。」她說。

「若說你三天後答應我，今夜我同你吃飯心也安了。」

「大概答應你。」李薇笑了。

「把『大概』兩字改爲『一定』吧？」

李薇微笑，大肥佬提到三天後七點再到她家，早些晚間罷帶她到一家二級酒店房中，這酒店在西貢馬地，那邊的西餐不俗呢！他直截了當的問送多少禮，答道：

「我要送你八萬元。」

李薇也在沉默中表示滿意了。一點半，的士到他樓下之前，他的手依舊摟入其裙，她的抗拒較減，車停，他在她耳畔說：

「白虎主不吉，你是財神趙元帥胯下的黑虎呢！主天吉大利。」

「今夜與三天後的鐘錢包括在八萬元內？」她笑着問。

「是的，拜拜！」

星期三是公衆假期，李薇與梁雯飲午茶，梁雯問她生意如何？答道：

「明天星期四有大生意，我絕對不告訴史丹拉，却可以告訴你呢！」

梁雯問清詳情後，咋舌道：

「若是別人告訴我有位小姐有那種好生意，我絕對不信。這種男人太奇怪，要發洩不可以找其他對象？你比電影、電視明星還貴呢！」

港海辛　外桃源

一二〇：求婚

作爲廠長兼經理的石俊千之幹事魄力與識見，和對人溫厚，使葉麗明心儀折服，漸漸產生愛心。

當她發覺女老闆跟他的不尋常關係後，便收拾愛心，不再策馬馳騁情場上。

過一段頗長的時間，葉麗明已二十六七，家裡媽媽爲她介紹對象，一個銀行副經理，她應酬着去見過一次面，打算湊合嫁人算了。俊千却在一個傍晚開車從公司送她回家。

她的家也在石塘咀山道。

車上，俊千問她爲什麼還不找男朋友？她坦然說：

「我喜歡的人已有所屬；我不喜歡的人——」

他問：「你是說禮鮮部的大族？」

她不點頭也不搖頭：「他老是纏着我……最近，媽媽找人爲我介紹一個銀行副經理，我不拒絕，去相親了！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說不上愛與不愛，反正年紀二十七，好好歹歹找個人算了！」

「麗明，你既然喜歡那個人，怎麼不向他表示自己心意？」他慫恿着。

「不是說人家已有所屬？」

「你怎麼輕易放棄……根本沒向他示過愛，或者說正式表示愛意，就承認失敗？」

「對手太强勁！」她聳聳肩。

「太强勁的對手也會有弱點，也許是嚴重的弱點，比方她爲事業，根本不可能跟他結合。」

麗明臉有喜色，扭臉望他：「你是說藍李慧清？」

他點點頭，然後嘆氣：「一個是頂頂老闆，一個是下屬，已無可能，更不要說有什麼老鬼的遺囑律例了！」

「俊千，我不是做夢吧？」

「麗明，我首先聲明——我是跟她有過關係，我這樣對你不見得公平！」

「愛情上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的。千，在來藍雲做事前，我也胡里胡塗上過酒店老闆的床！」

「那你不嫌我我也不嫌你。」

魚鮑

市面上每逢有新品種上市，很多家庭主婦用新奇的目光欣賞，只是看看而已，不敢購買，因爲不知如何烹調，一個頂老闆，一個是下屬，已無可能，更不要說有什麼老鬼的遺囑律例了！」

「俊千，我不是做夢吧？」

「麗明，我首先聲明——我是跟她有過關係，我這樣對你不見得公平！」

「愛情上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的。千，在來藍雲做事前，我也胡里胡塗上過酒店老闆的床！」

「那你不嫌我我也不嫌你。」

風言蜂語　繆倫

另一角度

美撒銷對香港特惠優待。也說明港貨受到歡迎。

權力所限

立局內務會議支持夫婦分開評稅。可惜沒有權力。

適應潮流

高利貸趨集團式經營。也是大魚吃小魚。

開心

十七：闖蕩江湖

醫理淺釋

蔬菜水果能降壓　少食鹹味與脂肪

高血壓患者應如何戒口

傳掌故說

天文學家推測實証

火星紅塵揭秘

致所物化氧鐵面表

太空觀測

名人軼事

多鱷長家樂樓　蔣經國先生軼事數則

生理淺談　男士女子外貌美醜會否影響工作前途

抗生素　對抗細菌感染用宜慎須孕婦

牧愛室

民方妙藥

醫藥新衡